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典型化”

□封秋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因此，认识新时代、表现新时代是每一个中国作家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和神圣职责。那么，如何才能立足本土、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呢？有人认为现实主义有些陈旧和过时，但我恰恰认为，现实主义永远不会过时，而具有永恒的生命力。现实主义的要义是“面对现实”，但现实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故能常写常新。作家只有和“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才能避免主观认识落后于客观现实，才能面对新现实发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

现实主义源远流长，纵贯古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出现在1826年的法国文坛，但其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比如柏拉图、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摹仿说”“再现说”等现实主义最早的蓝本，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发展到了非常自觉、成熟的阶段，出现了巴尔扎克、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同时，在理论上恩格斯对现实主义的原则进行了精辟论述。到了20世纪，西方文学先后出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但现实主义依然存在。马尔克斯等拉美作家被冠以“魔幻现实主义”，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流派，马尔克斯在《番石榴飘香》一书中则明确表示，自己的作品属于现实主义，而不是什么“魔幻”。在中国，从《诗经》开始，到《红楼梦》到鲁迅到“红色经典”，现实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其他创作方法，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存在条件，只适合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段，而现实主义适合于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国家。文变染乎世情。可以断言：只要“现实”存在，现实主义文学就会存在。而坚持现实主义和作家借鉴、吸收其他流派的艺术手法并不矛盾。

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典型化”。可以这样说，没有“典型化”，就达不到现实主义文学所要求达到的“高度”。因为现实主义对文学的要求是：以形象化的手段，既反映现实，还要说明现实。而这一要求，只有通过“典型化”的途径才能实现。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恩格斯这段话的要义有两层意思：一是现实主义要求细节上要“真实”；二是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密不可分，没有环境的典型也就没有人物的典型，而这个典型环境也必须是“真实”的。千万不要忽略，恩格斯这里谈到的两个“真实”，是两个不同层面的“真实”。细节的“真实”，是个别的、现象层面的“真实”；环境的“真实”，是社会整体性的本质方面的“真实”。达到“典型”的高度，必须同时具有这两个“真实”，哈克奈斯笔下的人物，只有个别的、现象层面的真实而没有环境的真实，所以就“个人”来说是“够典型的”，但环境的“不典型”，导致了其人物整体上的“不典型”。因此，所谓典型，就是要求以局部反映整体，以个别反映一般，以现象反映本质，以偶然反映必然。而“本质”不会抽象地存在，只能在现象中存在和显现。对于典型人物，过去有人把它概括为“熟悉的陌生人”，不无道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2008年5月8日在浙江绍兴文理学院的演讲，题为《我们究竟是谁》，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小说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形式，它使技巧高明的写作者把自己的故事转化为别人的故事，但这只是近400年来带给那么多读者狂喜，给了那么多作者灵感的伟大而迷人的艺术的一个方面。是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吸引我来到法兰克福和卡尔斯的街道，那就是把别人的故事当做自己的故事来书写。这是我想强调的另一点。”也就是：“他人变成了‘我们’，而我们则变成了‘他人’。”帕慕克在这里所谈的“我们”和“他人”、“自己”和“别人”的相互“转化”，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的过程。

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流传下来，所凭借的就是他们塑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不仅深刻地把握到了某个历史时代重要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精神，甚至还触及到人性中某种共有的东西，比如“阿Q精神”，不仅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过去的人有，今天的人同样有，明天的人还会有。所以，《阿Q正传》会被世世代代的人阅读，并且常读常新。诗词歌赋一般不塑造人物，但同样需要“典型化”，如情感的典型化，以及社会心态、意境、人生体验的典型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既是李白的思乡之情，也是所有远离家乡亲人的游子们所共有的情感体验。

反观当代中国文学，可用“多而不精”来概括。作品的数量之多，空前未有，加上网络文学，可以用“海量”来形容。但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和筛选的作品，恐怕是少而又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我认为缺乏能够长久地活在人们心中的“典型”人物，恐怕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许多作家醉心于“怎么写”，而不重视“写什么”；只强调写自己，而忽视像帕慕克所说的那样，在“自己”和“别人”、“我们”和“他人”之间的相互“转化”。

中国作家应当重视这种“转化”，应当在“典型化”上下一番苦功夫。然而，由于受“反本质”论的影响，致使有些作家对“典型”二字讳莫如深，似乎“典型”就是陈旧、僵化、保守的代名词。

“反本质论”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石和世界观。本质与反本质的争论，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在我国，21世纪的前10年，本质论和反本质论进行过长期争论。《文艺争鸣》在2009年就此开辟了一个专栏，集中发表了一些争鸣文章。当时不少著名的学者、专家、教授，都主张过“反本质”，他们的观点，必然会对中国作家的创作理念产生影响。“反本质论”认为：所谓“本质”，根本就不存在，而且危害巨大，所以要“反本质”。概而言之，他们“反本质”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本质”是僵化、封闭、独断和固定不变的，而事物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本质”，所以要反本质，所以主张“本质悬置”，即将本质束之高阁。

问题的关键在于：事物的“本质”是否存在？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本质是否是僵化、封闭、独断和固定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不同事物相互区别的“主要特征”。对于较为复杂的事物来说，就是多种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一对矛盾中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简言之，就是对事物的性质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也就是事物的真相和实质。而不承认事物有自己的“本质”，就是否认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区别。那么请问：文学作品和科学论文是没有区别的吗？人与动物是没有区别的吗？老虎和羊是没有区别的吗？显然不是。在较为复杂的事物中，假象往往掩盖着事情的实质和真相。比如，蓄意杀人后伪造成一般的交通事故现场。请问，故意杀人和交通事故的性质是一样的吗？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在自身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但旧有的矛盾消失之后，又会产生新的矛盾；旧有的矛盾有自己的“本质”，新产生的矛盾又会有新的“本质”，因此，所谓“本质”，也绝对不是僵化和“固定不变”的，同样也是不断地在“推陈出新”。所以，反本质论者所依据的大前提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由此得出的结论，难道会是正确的吗？而“反本质”必然导致反“典型化”。因此，只有认清“反本质”的虚妄性，才能自觉地在“典型化”上下功夫。

在“典型化”上下功夫，要求作家不仅熟悉生活，还要具有“透视生活”的能力。到生活中搜集一大堆素材是比较容易的，而通过这些素材真正地认识并对社会现实进行“整体把握”却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既让我们神往，又因为它的“新”而感到陌生。同时，世界格局也正在发生着“百年巨变”，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正在加速着这种变化。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矛盾像拧麻花一样相互缠绕，迷雾重重，令人费解。但对作家来说，必须要对这样难以认识的现实有正确深刻的认识才行，这就要求作家必须具有“透视”生活的能力。

作家的这种“透视”能力，就是要求作家能够透过纷乱如麻的各种表象而看到事物真相和实质，看到问题背后的问题，原因背后的原因，也就是要看到事物之间实际存在却不易发现的最隐秘的内在联系；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去伪存真，发现并不易发现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对现实生活进行“整体把握”，就是作家能够从大量的生活现象中，真切地感受到其中最重要和最具普遍性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精神，并且让它在独特、个别的现象中存在和显现。

在“典型化”上下功夫，还要求作家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面对现实”，是现实主义在变化中永远不变的根本原则。现实生活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现实主义不是僵化、封闭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包容和开放的。我们也不必担心坚持典型化会导致一个时代只有一个典型，也不会造成创作上的雷同化、公式化和概念化。过去的确出现过这种情况，但另有原因，不能“甩锅”给现实主义和典型化。恰恰相反，现实主义面对的是新的不断发生着变化的新生活，典型化是对新现实新生活的典型化，所以它要求的是艺术创新，而不是墨守陈规。因为内容决定形式。新的内容必须找到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表现形式；反之，新的内容就难以得到准确的艺术表现。因此，典型化不是限制作家的创造性，而是对作家创新能力的巨大考验。

典型化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创作过程，而唯有创造出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典型人物，才能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抗疫题材创作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刘金祥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从来都是一个浸染着鲜血乃至熔铸着生命的悲怆历程，无论是个体社会成员还是整个社会群体，在前行和成长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面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困厄与诸多灾变，只有用文化进行反刍和检省，不断树立人文情怀和忧患意识，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避免疫情的发生和灾难的上演。作为“人学”的文化著述和文学作品，一方面深切关注人类的久远历史与未来前景，另一方面挚诚寓目自然法则与生命伦理，力求最大限度地揭示和展现人类抗击疫情的鲜明主题和生动场景，为人类增强悲剧意识、提升悲悯情怀提供认知文本。

古往今来，疫情始终与人类如影随形，所以，疫情不仅是人类演进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是意蕴丰厚的特殊人文资源，古往今来很多文人对疫情题材趋之若鹜，留下众多记录抗疫、思考抗疫、呈现抗疫的文字记述，换言之，抗疫著述几乎贯穿了我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作为中国古典文化开端的先秦时期的中国早期小说，就已经出现了抗疫的痕迹和踪影，不管是为当时文化典籍插上想象翅膀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淮南子》等），还是给后世文化经典注入虚构基因的寓言故事（如《庄子》《墨子》等），抑或给传统史学确立叙事模式的史传文学（如《左传》《战国策》《史记》《逸周书》等），都程度不同地提及和描摹了抗击疫情，可以说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抗击疫情史实，以及不同时代的人们关于抗击疫情的民间故事，相对应地体现在不同历史阶段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中。就中国古代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而论，抵御疫情是一个内容相对庞杂、种类相对稀少、结构相对凌乱的文化谱系；而从中国古代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所抉发和状绘的人文维度来看，疫情或作为主题或作为素材或作为背景或作为情节出现，所以，中国古代乃至近现代抗击疫情的著述和作品呈现出数量虽多但质量偏低的总体状貌，遍查我国古代和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几乎很难找到一部以疫情为绝对主角、足以撼心夺魄的科学意义上的疫情专著或文学作品，这一现象在与西方疫情文化的比照中显得更为突出。

抗击疫情著述究其根本是关涉人类生命意识与苦难记忆的一种文字表达，通过对抵御疫情的主旨发掘和形象书写，于潜移默化中涵育人类心智的敏感性和敏锐性，于耳濡目染中培植人类对疫情的精神洞察力和心理承受力，于不知不觉中使人类生成一种自我宽慰意识和自我安抚心绪，完成悲剧性这一审美范畴的现代升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古代先民与自然界的对抗是中华民族活动的基本面貌，阐发和书写这一精神无疑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东汉蔡邕的《独断》、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等杂记体小说，都或多或少地写到了人类与疫情的博弈；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南朝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等具有杂传体色彩的小说，也都或集中或零散地叙及了人类与疫情的角逐；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东晋葛洪的《神仙传》、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东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北齐颜之推的《冤魂志》等志怪小说则浓墨重彩地铺陈了人类与疫情的较量。阅读这些不同时代的中国抗疫小说，不难体会人类的悲壮文化精神是贯穿中国抗疫著述和作品的一条主线，这种文化精神在我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创作中始终在传承，它提醒当下人们既要尊重和珍视个体的生存境遇，又要保持对自然界的警觉和戒惧。进入现当代，疫情作为充满寓意和隐喻的客体，更多地被文学创作所展现，一些小说作品通过对疫情的感性描绘和理性反刍，宣泄人们心中情感，抚慰人们心灵创伤，提振人们精神意志，藉此一方面表达对生命意识的尊崇与敬畏，另一方面凸显对人的本性的拷问与救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疫情是我国文化著述和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向度和恒久母题之一，只要翻开我国古代文化乃至文学发展史，就会看到很多著述和小说都与疫情紧密相连，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化自发，不如说这是一种文化自觉。

中国历史进入现当代，对抗击疫情的文化关注和文学描写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当代作家毕淑敏、迟子建和池莉以一种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自觉遵奉和把握疫情文学的生成理念、运行机制、主要特点和基本功能，主动探寻和索解疫情之于人类存在的普遍意义，创作了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审美品位的疫情小说，旨在启发人们彻悟“灾难是人类的故乡”这一深刻哲理，引导人们铭记疫情所带来的沉痛教训。毕淑敏的《花冠病毒》以象征性笔法，生动记录了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燕市突发疫情、封城闭关、民众出逃、抢购成风的险局危境，精彩演绎了以罗纬芝、陈天果为首的抗疫小组和城市居民同疫情抗争的艰难而困窘的过程。作品通过描写燕市居民与疫情的艰苦血战和殊死抗击，一方面展现了人类面临绝境时的超强毅力和坚韧意志，另一方面表现了人类在危难时刻的惊慌恐惧和悲悯无奈，完成了对良知、人性、欲望等人类终极问题的抉发与思考。《花冠病毒》在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再度出版并广为传阅，特别是该书封底赫然写着：20NN年人类与病毒必有一战，读者们据此将《花冠病毒》誉为“神预言”，评论界也将此书比喻为一部教科书和一面镜子，既使人们直面观照当下抗击疫情的现实，也使人们客观审视疫情面前的人性状态和精神状貌。迟子建的《白雪乌鸦》讲述的是110年前暴发于哈尔滨傅家甸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鼠疫，以及由这场鼠疫引发的爱恨情仇与生离死别，这部被前段时间禁足在家的读者屡屡提及的优秀小说，是迟子建“将生之悲哀与生之喜悦结合为一”的史诗性疫情之作，是折射人性光辉和生命至上的人文理念的经典疫情作品。面对肇始于1910年秋冬之际、终止于1911年5月的共夺去60000多人生命的东北大鼠疫，迟子建以惯有的沉着、冷静、从容的心态，对事件原发地傅家甸（现哈尔滨道外区）进行了深入踏察，对相关历史资料做了详尽查阅，以沉静而不动声色的叙述，引领读者走进那方被鼠疫肆虐的北方黑土地，抽丝剥茧地拂去迷惘诡异的历史迷雾，条分缕析地厘清枝缠叶绕的疫情细节，使鼠疫重压下人们命运的凄惨悲怆和人性的驳杂幽微渐次显露出来，特别是对医者仁心的一代国士伍连德的追叙和摹绘，让人们感受到于痛苦和磨难中涅槃出的勇气与坚韧，使人们体认老哈尔滨秉承的“动荡中的平和之气”。《白雪乌鸦》再次让人们看到了优秀疫情小说直照人生、甄别善恶的独特功能，传达出疫情文学作品在对命运和人性认识上不可替代的镜鉴作用。池莉的《霍乱之乱》是一篇发表于1997年的中篇小说，作品的开头很有《百年孤独》的高光与惊艳，“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的迹象。在我们这个城市夏天走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池莉不惜笔墨的环境渲染，使读者隐约产生了不安情绪和不祥预感，如同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绝大多数武汉人来说也是没有任何征兆的。《霍乱之乱》描写的是武汉城郊发生霍乱疫情之后，当地政府、医疗机构和普通群众如何面对和反应的故事，在平静陈述当地官员和医生科学防范和精准施治过程的同时，为读者塑造了痴迷科研的流行病学专家闻达、热爱卫生防疫事业的新生代秦静和勤勉好学的速记员赵武装三个典型形象，为读者展现了一群具有强烈科学精神和孜孜于医学事业的当代医生群像，正是这些医生无论是在处置小说中虚构的霍乱疫情，还是防治现实中存在的新冠肺炎，均成为执戈披甲、逆向前行的英雄，永远值得人们钦敬、仰慕和尊重。疫情小说是对人类心灵的折射和对人性的透视，尽管其与各种不同疫情相生相伴，但其根本宗旨绝非记录和渲染灾难，而是借助疫情来张扬和传递生命尊严与人文精神。阅读上述这些疫情小说作品，可以牢记那些与疫情有关的灾难事件和苦难历史，能够确立一种灾难思维和苦难记忆，能够抚慰人们的心魄与灵魂。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无论是古代抗击疫情的著述还是现代抵御疫情的小说，一般是以现实为根基、以伦理为标尺、以未来为旨归三个维度来观照和揭橥疫情的，重在表达一种深邃的思考和深刻的洞见：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灾难也许并不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卑污心机和邪恶欲望。总之，无论是古代疫情著述还是现当代疫情小说，对生活于疫情频仍时期的当下人类而言，不乏教化熏染价值和警示告诫意义，换言之，抗击疫情的著述和小说审视和揭示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对待疫情、怎样化解危机、怎样保全人的生命、怎样与自然界其他物种和谐相处，从而让人类学会在疫情面前秉持“向死而生”的价值取向，保持理性、坦然和沉稳，以此增强人们的灾难意识、预防观念与自救能力。毕竟生活在当今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疫情的潜在在场者，也许正值人们开心快乐地生活时，可怕的疫情就会不期而至，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人们既有阅读能力又有阅读时间时，不妨阅读一些传统疫情著述或当代疫情小说，不断为脆弱敏感的心理注入更加硬朗坚韧的民族精神质素。

广 告

真文学 好作品

作品 上半月刊 二〇二〇年第六期（总第七百四十一期）要目

经典70后 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短篇小说）……盛可以
盛可以论（评论）……唐诗人
中国故事 寻找失败者（中篇小说……周瑄璞
阿立与旋风（中篇小说）……李 强
世界文学探索发现 在河边（短篇小说）…【美国】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李寂荡译
传奇背后的传奇（随笔）……陆春祥
汤显祖的前半生（专栏·左迁录）……宗 城
粤派批评 杨克：他在行走，他在歌唱（评论）……申霞艳
诗歌要有灵魂，呈现我与时代的灵魂（访谈）…黄娟娟 杨 克
欲望之花如何在都市绽放（评论）……杨 玲
在世界的版图写诗（评论）……蔡岩峣
敬亭山与桃花潭（创作谈）……杨 克
大家手稿 赔人（小说）……野 莽
天下好诗 她们的诗：冯 娜 林 雪 鱼小玄 金铃子 周 簌 袁永革 李成恩 徐贞敏
诗与评……诗：林馥娜 评：杨汤琛
网生代@I 大学生作品联展·诗歌小辑
灰色地带……刘西溪（北部湾大学） 推荐人：臧 棣
每个人在春天醒来…李锦城（重庆邮电大学） 推荐人：苏瓷瓷
写给古小姐（外二首）…黄明洋（重庆邮电大学） 推荐人：苏瓷瓷
在傍晚时分（外四首）……董济东（惠州学院） 推荐人：徐 威
颂词……郭旭升（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推荐人：刘大伟
往日重现……余 声（鲁东大学） 推荐人：贾小瑞
海拉尔（外一首）……张雪萌（暨南大学） 推荐人：花宏艳
内刊之星 封二：巫山 主办单位：巫山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巫山县作家协会
封三：酉水 主办单位：重庆市酉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封面作者 陈雨 《布罗斯基之三》（纸本丙烯）

副社长：郑小琼。副总编：王十月（主持工作）。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15.00元。零售：20.0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

四川文学 2020年第七期目录

叙 事 二先生（中篇小说）……于德北
葛本昌的冬天（中篇小说）…彭兴凯
天堂（中篇小说）……付桂秋
锁（短篇小说）……周云和
转场（短篇小说）……张宗政
喜鹊怎么不叫（短篇小说）…九 诺
美人鱼（短篇小说）……田兴家
品 相 丢失的身体……詹文格
行与思……梦 也
浅唱人生婉约情
——易安居士和她的词…陶武先
风华绝代：未曾远去的黄峨…罗贤慧
粮食……潘 鸣
汉 章 丝绸之路高处的雁翅（组诗）…马兆玉
隐士式花园（组诗）……张翔武
短歌行……周苍林 林 梅 杨 雪 孙永斌 华 子 英 树 宗 晶 陈海龙
精 品 一减一……【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是真佛只说家常”……邵 丽
视 界 谁道闲情抛掷久 寄寓人性发春华
——李渔《闲情偶寄》读札……丁 帆

名誉主编：阿来，执行主编：罗伟章。邮发代码：62-1。定价：15.00元。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邮政编码：610012。电话：028-86781286。邮箱：scwx@vip.163.com。

南京远东书局 NANJING FAREASTERN PRESS 2000

《中国作家书系》图书出版征稿

由南京远东书局组编的《中国作家书系》《当代艺术家图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国内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号。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所属相关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戚若愚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社三审后一个月内出版。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国内有关报刊发布书讯。作者也可委托本书局代办发行。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局编辑出版的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质量有口皆碑。图书出版后，可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016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12室，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20年第七期 邮发代号：82-106

第一时间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北京文学》70华诞经典回顾
预约死亡……毕淑敏
直面死亡的艺术沉思——读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评论）……曾镇南

中篇小说排行榜
是谁在深夜里讲童话…叶 弥
猎猞……老 藤
半是钟声半马蹄……娜 彧
黄河故事……邵 丽

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刊2020年杂志仍可订阅，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阅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82-106。国外邮发代号：M1780。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